

尽管还是正月里，但春意已显，阳光照在身上有种暖洋洋的感觉，从车窗外望去，河岸边已冒出绿意的柳条在暖风中有些兴奋地飘舞着。

这个春节回家乡，和往常一样，大年三十夜，我们兄妹几家聚在一起，有的炒菜、有的端菜，热热闹闹共度佳节。可没了父母的相伴，这个时候的心情总是黯然的。大前年的年三十夜，与父亲一起过春节的情景还恍若眼前。那天，我们特地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，共同举杯相庆，看着满桌的酒菜和满堂子孙，父亲笑得很开心。可转眼间父亲已驾鹤远去。端起杯来，一股热流往眼眶涌动。正月初一大早，我们兄妹和膝下儿女就按家乡风俗，上山给父母拜坟。天还蒙蒙亮，山道上已人流如织，如赶集一般。山中不时有爆竹声响起，山野的清新夹着火药味随风吹来。山林青翠，墓碑上用朱红油漆新描摹过的字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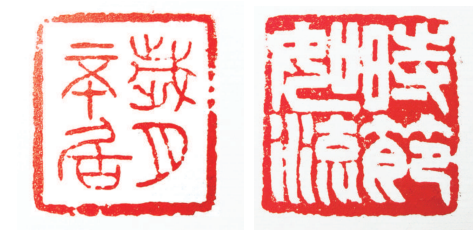
路遇故地

陈德平

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。以往春节回家，陪伴父母，我哪里也不去。现在突然空荡荡没了着落。翌日，便偕家人驱车去绍兴柯岩风景区游览。绍兴是我的出生地，当年父亲在这一带工作多年。从最早南下随军驻在城区，后又转业调至城外山区的铁矿基地，所以这里的一景一物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亲切。泛舟鉴湖，沐浴春光，青石叠砌的悠悠古纤道，将宽阔的湖面劈为两半，远处的石桥和游人映照在

波光粼粼的湖水上。我呆呆地望着，似乎在寻找父母的身影。风景区里的鲁镇，是按照鲁迅小说所描写的风土人情建造的，那戏台、那飘着酒香的店铺，让我想起孩提时的光景。

返程途中，导航出了偏差，不想车开入了诸暨方向公路。蓦然，透过车窗，路边指示牌上“漓渚”两字跳入眼帘，多么熟悉的地名，这不是自己幼年生活过的地方吗？心头一阵惊喜。多少次梦里回到这里，可都是模糊一片。我听母亲讲过，当年父亲调到这里的铁矿基地不久，她怀抱不满周岁的我也随后而来。母亲在附近村中给我找了个保姆，自己就投入到火热的工地建设中。她偶尔抽空回家从窗户里匆匆看我一眼，有时见我在哇哇大哭，悄悄抹下泪又掉头而去。因为困难时期，私下里保姆经常会拿些我吃的奶糕带回家，母亲知道了也不吱声，因为她家也有小孩。后来我们会走路了，就上了矿区幼儿园。夏日，自个儿拿只茶缸去买冰棍，踮起脚，伸向窗口。服务员却见茶缸不见人，伸长脖子往外瞧，见是个小孩，哑然失笑，便故意问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有钱吗？我就把手里的钱往上晃。我3岁那年的夏天，矿区工程下马了，父亲调往外地赴任。去报到那天下午，母亲正给我洗澡，当转身去拿东



岁月平居 时节如流 李文骏 作

西，就会一会儿的工夫，发现我不见了。忙出门四下寻找却不见踪影，问邻居也不知道。这下，母亲急了，出了矿区，沿公路一路寻去。走了很远，在一个岔路口，有一村民告知，见过一个光身的男孩，已被一农妇领到了附近村庄。母亲急奔村里，几经打听，终于找到那位农妇家，只见我正坐在堂前的椅上安静地吃着煮熟的土豆。那农妇说，她是在公路上见我光身一个人边哭边走，便上前询问去哪里？说是找爸爸。她看公路上危险，就把我领到家中暂且安顿，等待家人来找。原来父亲前脚刚走，我趁母亲不注意，也拔腿而去，大概认为父亲拎着包上车站，就懵懵懂懂地沿着公路追去。母亲了解了原委，眼



泪就下来了。她向农妇一再道谢，先前的气恼和焦急早已变成了万般柔情。这件事，我已不记得，可母亲印象深刻，曾多次提及。她可能不仅认为我那时小鬼大，更感到小小年纪对父亲的那份情。

打小离开再未回，如今无意间路遇故里，好像是冥冥中的安排？当记忆的风，再次穿过岁月的长廊，遥远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，也涌起了对曾经相助之人的感恩。我特意让车在周边转了一圈，可满目都是新建的房屋，无从知晓哪里曾是我住过的地方，也不知那善良纯朴的乡人今又在哪里？此时，凝望故地，思绪如潮，我更加怀念起父母和那段如泉水般清澈的时光。父母虽已远去，往事成烟，但他们留下的爱的故事依然在心海中奔涌。

贾宅花灯

侯宝良

浙江东阳市的贾宅花灯，在节日里给人带来振奋的力量。花灯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，是贾宅人的地域文化，每十年的春节期间贾村民间有自发组织迎灯、运灯习俗。每家每户出钱请人塑造两个偶像，有木雕、有泥塑的，然后自行给塑像配上各种神话故事、童话故事与民间传说里相关人员的服饰，相对着中间一个花灯固定在一块两米三长的木板上，花灯是缀满花束的无龙骨纸糊的花篮造型，灯面有精巧的剪纸、栩栩如生绘画图案，篮里可点灯。每家这么一组称“一桥”，木板两端各有直径三厘米的圆孔插上木销就连接起前后两组花灯。由此家家接龙组成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行进在四邻八乡。

贾宅花灯还有亲情的力量，担花灯是清一色的男子力气活儿，有时出巡运灯早出晚归非常劳累，所以家里的儿子、女婿、外甥、侄子等亲属都会不约而同从各处自觉赶来陪伴着轮换。女性同样不空闲着，有的还一起陪着行进在队伍里给大家送吃、送喝关怀备至，运灯给亲情、乡情带来其乐融融的凝聚力。

贾宅花灯更有邻里团结的力量，每次花灯活动少则几十桥，多则上百桥，没有一种凝聚的力量是绝对兴不起的。这类活动就是一呼百应，没有行政参与、没有公款拨款，更没有商家赞助，二百三十多座桥前绵延数百米的花灯完全是村民自筹资金、自愿参加，真是难能可贵啊！几百米长的运灯队伍时而在广场上运出各种场景，有水中涟漪圈圈波动；有8字形的上圈、下圈互动；还有像蝌蚪形前圈带尾的游动，波澜壮阔的场面使人看得目不暇接。

陶喻之先生与我同馆共事，虽说他的年龄比我小不少，但若以资格论，他在馆的从业年岁，却远过于我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博专业的陶喻之，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对口系统。他先后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保护部、文物博物馆志办公室及博物馆纪念馆管理处等岗位工作。因为文笔出众。不久，他又被安排在上海博物馆馆长办公室、敏求图书馆和出版摄影部以擅所长。我曾想，在本馆职场内，像陶喻之这般“转战南北”的，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人呢。至于他离开出版摄影部转至书画研究部，与我同处一朝朝夕相见，那已是新世纪以后的事了。

由于为人尚礼谦和，在部门里，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陶兄。经过多年的积累，此趟，陶兄终于要将自己的过往美文佳篇汇合起来，出版一本名为《百感交集》的书著，这对广大读者来说，当然是一个令人倍感欣喜的消息。

早在止世纪九十年代之初，在我刚进上海博物馆未久，便已闻得陶兄的写作才能。待稍作留意，他的时而出现在各类报章的长短文篇，几乎令人目不暇接。尤其是陶兄由广泛学识积淀而起的独到内容和行笔风格，更令人生出这是一位贤哲相当饱学之士的丰富联想。

即将面世的《百感交集》可谓洋洋大观。内中共有“巨匠千秋”“正能量赞”“非溢美词”“立此存照”“冷眼向洋”“行百里者”并“祭尽其敬”等七个章节。每章之内，少为十来篇、多则近廿篇文稿。由此等篇幅构成的宏阔猎涉，足可见得作者的博学多才及其在专业领域内外广被认知的程度。

譬如，第一章中的相关蔡伦与造纸的专门话题，让人们关注到作者竟分别以不同视角动辄近万字的五篇文章，在同一主题下展开连篇累牍式的议论。又如，几乎在所有章节中，人们都能频频读到他的涉及高邮贾氏家族以及汉中文化的专项内容——这当然跟他的学业特点和兴趣专长有关。此中《水绘惊鸿照影来》《一代大儒冒广生先生事略》《画说吴湖帆与冒广生》《序<水绘集>》和《汉中旋律》《汉中戏底看人才》《关于汉中》《随访宁强重建》《蜀道机关访石门》等篇什，尤其能反映出陶兄的深度思维。北依秦岭山脉南屏巴山浅麓的陕西汉中，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，更是一座悠久历史古城，著名的定军山和武侯墓便在当地一隅。再如第四章中，他更从书画专业的角度，积学多年地写作了《蓝瑛<峨嵋雪旅图>》《董其昌画像小考》《徐郁与<鄙阁颂>》《松江“二陆”与<平复帖>》《各抒意气的宋代书法》《最善本》等研究文稿。

此外，在第三章中对于关于南宋诗人陆游观评传和《瘞鹤铭》出水刻石的推介之文、第五章中的《险谱与真容》《下间与躬行》等针砭时弊之文；还有在“行百里者”一章中，作者所撰写的类如《“香港敏求”雅集记》《“上博”卅载杂记》《雨夜鸠兹忆往》《追源：我当马馆长秘书时……》等若干篇幅，都是些读来极有兴味的至佳之作。

不多日，陶兄捧来厚厚一叠打印文稿，郑重其事地嘱我为其即将付梓的新著《百感交集》写个序言。这的确是一件让人犯难的事——以我俩的长期相处之况，则此番真意非但不能推却，反应藉此机会多尽一己之力才好。然而天下文武之道，自有可为或不可为之律。若言及序言域界，则通常为当行前辈或德高望

重学养高远者。而区区如我，自忖读书甚少识见有限，难以担当，在此，勉强以罗列之能，权当是对陶兄其人其作的倾服之情罢。《《百感交集》序》



无味之味

王玥

说是在承受着孤独，不如说是在享受着孤独，这倒与宋词里某一个场景对白很像，仿佛是一种邂逅，蓦然间，又走进了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，杨柳岸、断桥边、夕阳西下、鹤唳长亭、山雨孤舟，尽收眼底，与你的世界来一次彻底的重合，不同的是，依然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心，推杯问盏间，有种相逢恨晚又如此不期而遇的美感。

到底还是想起了李清照，如今每逢下雪，都想起了清平乐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接尽梅花无好意。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。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。”这首处处跳动着生活脉搏的词，将李清照的一生都倾诉干净了，如同这白雪梅花一般，是雪是花亦分不清，在她眼里，初春折梅插鬓是快乐的，而梅花入雪成泥，稍纵即逝也是悲凉的，梅花不是别的，也就成了她自己了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她晚年的心才得以安放，安然于花开花落间，有了倾听，有了承担，心意自得。也因此如，我与梅花成了知己，从来没为了一种花而那么振振有词过，因为梅花附上七律一首抒怀：

雨渍春华散落英，月宫梅影记生平。瑶琴一曲催寒讯，玉剑长歌挟雨行。隐约花神三世并，嶙峋道骨五朝清。香凋池岸不知雪，味尽铜瓶独未鸣。”

微风过后，梅花的花瓣顷刻间飘落下来，落英缤纷。窗前月影下梅梢的影子，就仿佛在动笔记录着一生的事迹。自古琴弦只面对自己，弹奏出怎么样的琴律也只有自己知道，这便是冬天的声音，而此刻眼前浮现的是一位侠客手持玉剑，在风雨之间前行，来到我面前时，我没有看清他的脸，只看到了斗笠上一朵即将飘落的梅花。隐约觉得可能是花神的御前使者，背影又同梅花般仙风道骨，英姿飒爽。对岸的池子边，又堆积了残雪，故再看眼前梅花，香气浸染铜瓶，独自歌唱。

金釵十二水靈身
雨雪冰霜不染塵
頻累花神多
少事流觴曲水
鏡中春

戊戌歲末題
唐小鳳并書



书法

唐小凤

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上海教育电视台这个宣传平台。每当看到副台长、时任新闻部主任姚赞勤和新闻部记者金山，摄像师孙圣哲、申宁拿着话筒、扛着摄像机来到现场，感觉特别兴奋，因为这是与兄弟院校乃至社会各界交流和分享的好机会啊！

在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时，几乎每年高考前，都会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项家祥一起参与教育台的专题节目，阐述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招生政策。每年来来往往，教育台变成了我们共同的家。

然而，记忆最深的、合作最多的要数《教育山海经》栏目了，有机会和教育界的前辈后生一起讨论教育热点，录制的过程总是充满欢笑和思考：

与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教授论道“高校自主招生，未来会更好吗”；与教委国际交流处杨伟人处长思辨“教育国际化，如何面向未来”、与语文名师、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

我们的共同家园

俞立中

黄玉峰校长畅谈“文理分科，你怎么看”、与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思索“新生致辞，如何传授大学之道”、与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回忆“恢复高考四十年之1977知识改变命运的起点”等。

其中，“恢复高考四十年之1977知识改变命运的起点”这期节目的录制，感触良深。

我把珍藏已久的、当年参加高考的三张准考证带到现场，思绪回到40年前，讲述了自己一波三折参加高考，从黑龙江的长水河农场，考回故乡上海，最终圆了大学梦的经历。往事并不如烟，知识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，我也更希望今天的学子们能够珍惜诸多的学习机会，有

长远的人生目标，在好奇和兴趣中发现生命的价值。而作为“2013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”之一，我还在典礼现场，与叶志明教授一起录制了一档特别节目“教育山海经之教育因你而有梦”。平时身处教育管理一线，在不断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很少有时间去梳理和总结。而参与电视节目录制、参

与教育话题的讨论，不仅是分享自己的观点，更能引发对相关问题的深层思考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教育山海经》给我们提供了会客厅、机会、平台与资源。并且，上海教育电视台的导演周媛、主持人徐丽遐都是经验丰富的电视人，和她们一起做节目学到了很多。长期的合作，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。

我能体会到电视人的辛苦，但更多是看到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忱和付出。每每去电视台录节目，大家都会热情地过来招呼，给予很多帮助和鼓励。家，就是上海教育电视台给我的温暖感觉。

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，粉碎了许多有关谣言。

十日谈

绿叶对根的情意

责编：刘芳